



I234.7
7018

1 59932

阅览室

四十年的願望

李庆昇 赵 鏘 石 璽等

集体创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131 字数 67,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3 插页 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定价(4) 1.00元

出版說明

《四十年的願望》是一个反映成渝鐵路修筑工程的剧本。四川和西南的人民四十多年来日夜盼望成渝鐵路早日动工修筑，但是，無論是清朝統治者或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沒有在成渝路上鋪过一条鋼軌，他們只是以筑路为名，榨取人民的脂膏。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渝鐵路的修筑工程，使鐵路在短短的两年之內筑成通車，使四川人民四十年的願望終於实现。

这个剧本所描写的一个为成渝鐵路提供全部鋼軌的鋼鐵厂就是这个伟大工程的一部分。解放前中国所有的鐵路都是用外国进口的材料修筑的，連玻璃、电灯泡、螺絲釘也全是外国貨，但是現在要用中国自己造的鋼軌来修筑鐵路了，这使鋼鐵厂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員感到无比的兴奋！他們为了保証鋼軌的及时供应，在生产上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老工人梁树云提出了“两根一块压”的建議，若試驗成功，可以使产量提高一倍；这个建議提出后，立刻得到党的重視和积极支持。但是鋼軌部的陈主任却是一个保守思想浓厚的旧技术人員，他看不到解放后工人階級政治觉悟的提高給予生产的巨大影响，甚至認為共产党在工业建設上是外行，他对工人的合理化建議抱着不屑

一顧的輕視态度，“两根一块压”在他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根据他的估計，成渝鉄路的鋼軌供应任务要八年才能完成。另一方面，潜伏在厂内的反革命分子也积极进行破坏活动，企图阻止成渝鉄路的修筑。在这时候，党組織領導全厂职工和陈主任的保守思想展开了斗争，又把反革命分子清查了出来；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终于使“两根一块压”試驗成功，保证了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

剧本虽然只写了一个鋼鉄厂的情况，但是却把修筑成渝鉄路这一伟大工程的全貌都生动地表現出来了。剧本对几个主要人物，如鋼軌部党支書赵昆山、老工人梁树云等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对陈主任那种不相信党能領導工业建設、輕視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保守思想的批判，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書于1954年2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为参加第一届全国話剧彙演，作者将剧本作了較大修改。現由我社据修改本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人 物 表

李代表——西南鋼鐵第一廠軍事代表，四十歲。

陳主任——該廠鋼軌部主任，五十歲左右。

趙昆山——老產業工人，鋼軌部黨支部書記，五十八歲。

梁樹雲——老產業工人，五十五歲。

馮工程師——先是運輸部管理員，後到鋼軌部任工程師，三十二歲。

趙大城——趙昆山之子，二十四歲。

劉寶成——軋鋼工人，二十四歲。

曹師傅——開馬力機的老工人，五十歲左右。

吳科長——李代表的愛人，成渝鐵路工程局材料科科長，三十歲。

趙 妻——趙昆山之妻，五十歲。

江檢驗員——成渝鐵路工程局檢驗員，五十歲。

魏海青——來廠不久，農民出身的軋鋼工人，二十八歲。

陳秘書——軍事代表辦公室秘書，二十歲。

梁玉珍——梁樹雲之女，二十一歲。

梅 嘉——陳主任之妻，三十五歲。

張班長——該廠警衛連的班長，三十歲。

工人甲、乙、丙、丁、戊。

蔣 凱——潛伏在鋼軌部整理班的特務，三十五歲。

丘 奇——直屬蔣凱指揮的特務，在烘鋼爐上作領班，三十歲。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

一九五〇年六月

地點：

軍事代表辦公室

幕启 远处传来修路部队唱“解放軍进行曲”及人群欢送声，陈秘書正在整理材料，听见歌声扶窗口看，看不见，跑下。陈主任和成渝鐵路駐厂江檢驗員爭論着上。

江檢驗員 好！……我們看李代表怎么說！

陈秘書 （很尊敬地）陈主任，江檢驗員，請坐。李代表到工业部开会去了。（看表）已經十点了，他就要回来啦。

陈主任 （对江）那……我們就等着吧。（江、陈脫帽放在茶几上，二人在沙发上落坐）

陈秘書 （倒茶）江檢驗員，陈主任，刚才修路的部队出发了，你們看見了沒有？

陈主任 看見了。
江檢驗員

電話鈴响

陈秘書 (接電話)喂,軍代室呀……你是人事科,嗯,好的,我馬上來。(挂電話)陳主任,江檢驗員,你們坐會兒,我有点事,馬上就回來。(下)

陳主任 請便,請便。

江檢驗員 (緩和地)陳主任,咱們再好好的談談吧。你是鋼軌部的主任,原先訂好了的鋼軌供應計劃,為什麼到現在一下子又不保證了呢?

陳主任 (不語)……

江檢驗員 陳主任,你別生氣,要是我態度上有什么不對的地方,你可以給我提出來。我來到你們廠催鋼軌,是任務,我也不是故意跟你們為難,我這是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

陳主任 誰又不願意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呢!

江檢驗員 對呀!那為什麼上級規定你們這一季度,從明天開始平均每天供應一百八十根鋼軌,你怎麼忽然又不答應了呢?這樣兩年能修好成渝鐵路嗎?

陳主任 江檢驗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這是實際情況……假如說,我們從明天起平均每天能夠壓出一百八十根鋼軌來,我當然說能夠保證,何必讓你們着急哪!你們對修成渝鐵路負責,我也是要負責呀!依我個人來說,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就把成渝鐵路的鋼軌全部繳齊,明天就坐上火車。可是,我們這部軋鋼機,我想你很清楚。你看,上次我們為了試軋鋼軌規格,就壓了一個多月!光我設計就設計了十八次,最後總算是合乎要求,可是現在……唉。

江檢驗員 (感慨地)陳主任,你看人家人民解放軍,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辛苦了多少年,按理說可該休息休息了吧!可是,朱總司令一下命令,他們就拿起了鐵銚、洋鎬干起來了,一

边修路，一边还得剿匪哪！陈主任，你说咱们办事，也都象人民解放军那样，说干就干多好。

陈主任 我们这个跟他们不大一样。

窗外，汽车刹车声

陈秘书 李代表回来了。

李上

江检验员 李代表！

李代表 噢！江检验员，陈主任，请坐，请坐。修路的部队出发了，你们看到了没有？

陈主任 看见了。

李代表 （脱帽挂衣架上）我要不是到这个厂里来，说不定我也当一名军工修路去了。陈主任，你来了半天了吧！

陈主任 刚来，刚来。

李代表 江检验员，你是来要钢轨的吧？今天可是一根也没有啊！

江检验员 那，明天呢？

李代表 明天？按照计划供应，这一季度平均每天一百八十根，怎么样？你高兴吧？

江检验员 噢！噢！——

李代表 你别噢啦，我知道你就想听这句话。（拿烟）来，抽支烟。

江检验员 谢谢，谢谢。李代表，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么？

李代表 真的呀！你是不相信我们能办到吗？

江检验员 哪里，哪里，李代表，你们谈吧，我就先回去了。

（高兴地欲下）

李代表 你没有别的事了吧？

江检验员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这个事。（拿帽）陈主任，那从明

天起我就要开始驗收鋼軌了。

陈主任 (勉强地) 好吧。

李代表 (对江) 江檢驗員, 你們要好好地准备准备, 現在你們問我們要鋼軌, 将来我們可要向你們要火車坐呀。

江檢驗員 对, 对, 錯不了。(下)

陈主任 (沉思)……李代表, 鋼軌供应問題, 是不是打国外有訂貨来?

李代表 打国外訂貨? 陈主任, 你想到哪去了, 成渝鉄路的鋼軌仍然由我們全部供应。

陈主任 啊! 什么? 这怎么行呢? 部长怎么說的?

李代表 部长說, 两年修好成渝鉄路的計劃絕對不能改变, 要我們尽一切努力保証成渝鉄路的鋼軌供应。

陈主任 (思索)……

李代表 陈主任, 你看哩?

陈主任 能办到当然好, 可是, 李代表, 他們現在所要求的数目实在太大了。当然, 如果部里能改变一下机器設備的話, 那就另当別論。

李代表 机器設備問題, 我已經照我們那天談的, 向部里請示过了, 除了你現在正在設計的大烘鋼爐以外, 目前不增加任何机器設備。明天上午苏联专家就到咱們这里来, 帮助你搞大爐子的設計工作。

陈主任 那当然好, 不过李代表, 我說句实話, 只增加大烘鋼爐一样, 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問題。

李代表 部长指示, 叫咱們不要光从机器上着眼, 最重要的是发动工人。

陈主任 这个意見也对, 可是, 我認为机器的好坏是工厂生产的

先决条件，比方說，你們部队里如果没有好的枪炮，要想打胜仗，那……

李代表 那也不完全是这样。

陈主任 所以說，这个问题，不单是我們工厂的問題，就是修路工作，我想他們在两年之內，恐怕也很难完成。李代表，咱們中国的铁路并不算多，可是从这些铁路的历史上来看，在两年之內修好象成渝铁路这样长达五百多公里的铁路，全部器材都要用自己的，而且要在两年之內修好……这在中国铁路建設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代表 是呀！这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过去也绝对不可能有，可是那是不是說过去没有过的事情，今天就不可能有呢？

陈主任 那要看在什么问题，比如說：我們目前鋼軌供应問題，在这样一个破烂的摊子上，如果只增加大烘鋼爐一样，李代表，別說两年……就是八年，也很不保险……

李代表 啊，八年？陈主任，你是怎么計算的？

陈主任 （拿出計算表）你看，这是我从多方面計算出来的結果，（李詳細翻閱）所以說根本問題是机器問題。

李代表 工人同志們的意見怎么样？

陈主任 这很难說，意見很不一致。

李代表 ……陈主任，咱們把各班班长都請到这里来，一块研究研究怎么样？

陈主任 （勉強地）好罢，現在还没有上班，我去一趟。

李代表 不，你就在这兒打个電話給他們。

陈主任 不，我順便把解放前的統計材料带来，作为我們研究問題的参考。（欲下时吳科长由外上，手拿旅行袋）噢！吳科长。

吳科長 陳主任，你好！（握手）怎麼我一來你就走？

陳主任 哪兒，哪兒！我有事，馬上還要回來。（下）

李代表 哎！吳青，你今天怎麼回來啦？（接旅行袋）

吳科長 來催鋼軌呀！

李代表 哎，你少吓唬我喲，我最近有點神經緊張啊！

吳科長 （笑）不是的，今天我們局里新作了個決定，叫我馬上去

催枕木，工地上的車子還在外邊等着我哩！

李代表 什麼時候回來？

吳科長 那誰知道，也許三個月，也許五個月。

李代表 去那麼久？

吳科長 怎麼？

李代表 我倒沒什麼，我怕小波吵。

吳科長 小波那兒我已經動員好啦。來來來，辦交代。這是小波的毛綫，要是我三個月回不來的話，你就請人幫忙給他打一打。這是新給他做的衣服，這個星期六回來給他換一換，這是給你買的沱茶。（拿衣服，與李欲入內室，陳秘書拿公文上）

陳秘書 李代表，你現在有空了吧！

李代表 有，有。

陳秘書 這是剛打公安局轉來的一份材料，有一個叫黃杰的特務，已經潛伏到我們工廠里來了。

李代表 （看材料，在材料上簽名）把這份材料送到保衛科去，要他們馬上進行調查。

陳秘書 是。（遞電報）這是鞍鋼來的電報。

李代表 （讀）“你廠所需鋼胚，如期供應”。（興奮地）這太好了，太好了。這就給我們解決了一個很大的困難，你趕快打個電報感謝他們的支援。也通知一下運輸部，叫他們派人來參

加开会。

陈秘书 好。提拔赵昆山同志的报告写好了。(递报告)

李代表 人事科的意见怎么样?

陈秘书 人事科的意见是:赵昆山同志工作积极负责,有技术又有经验,同意提拔作钢轨部副主任。

李代表 你把这个报告,下午两点钟以前送到部里去批。

陈秘书 好。(将材料放在桌上,欲下)

李代表 陈秘书,你顺便告诉伙房加一个菜。

陈秘书 好。(下)

吴拿旅行袋、衣服等上

吴科长 老李,上次你拿我的那两本书哩?(整理衣物)

李代表 在这儿,怎么?枕木出了什么问题?(开柜拿书)给你。

吴科长 (拉李)坐下来。本来我们认为枕木没有问题,可现在我们负责枕木的同志说四川没那么多枕木,信心不大,局里叫我马上去负责这个工作,唉!我去能不能行还是个问题。

李代表 还没去,就没信心啦?

吴科长 不是没信心啦。你看我这个材料科长,连什么样的木头合规格,什么样木头不合规格都不懂……。

李代表 哎,咱们刚刚参军的时候,还不是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连枪是什么样、打仗是站着打还是抱着打都不知道。可是现在怎么样?

吴科长 别过五关斩六将啦,那是过去,今天随便怎么说咱们是外行。

李代表 外行?哼,外行要修成渝铁路。(倒茶给吴)

吴科长 哎,可不能大意哟,现在外边有人说咱们党在军事上是一百分,在经济建设上是零分,你知道吗?

李代表 怎么不知道?!說这种話的人思想简单了点,實質上,搞生产是咱們工人階級的本行,等我們两年之內把成渝鐵路修起来,讓他們自己去修正这个說法吧!

吳科长 不管怎么說,还是小心点好。

李代表 小心是对的,可也不能胆怯。你想想看,自古以来,有哪个朝代,哪一个階級,哪一个政党有这样大的魄力,敢于提出在两年之內全部用自己的材料修好这样一条鐵路。

吳科长 对,这是对的,不过我們修建这条成渝鐵路是为了实现四川人民四十年来的願望,又是咱們开国以来在工业建設上最大工程之一,又是經過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

李代表 对呀,那就更应该有信心哪!

吳科长 是啊,是應該这样。哎,看样子你們在鋼軌供应上,好象没有什么困难啦?

李代表 誰說的沒困难?現在軍事接管时期还没有結束,工厂情况很混乱,党的力量又很薄弱,象鋼軌部这样重要的車間,只有赵昆山同志一个党员。这还不算,今天在我們工作当中最大的障碍是各式各样的保守思想,他們看不見自己的力量,用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老眼光来看現在,比方說我們鋼軌部的陈主任,我們說要两年,可他就說要八年。

吳科长 八年?他是跟你开玩笑的吧。

李代表 开玩笑?你看看这个,(遞統計表給吳)刚才我跟他談了,也沒有談通,談重了怕他吃不消,談輕了又不解決問題,你說怎么办?

吳科长 这么說,你們鋼軌供应到底还有沒有把握?

李代表 怎么沒有把握呢?我們不管怎样困难,压鋼軌的机器是有的,有苏联专家經常帮助、有技术人員、有各地大

力的支援、还有忠誠可靠的工人，我們現在还正打算提拔赵昆山同志当鋼軌部主任，协助陈主任工作，把我們的生产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討論，我就不相信两年搞不起来。

吳科长 对，那咱們好好干吧！那我就走啦。

李代表 我叫他們給你加菜了，吃完飯再去吧。

吳科长 不行啊，来不及啦。

李代表 到了那里写信来呀。（拿行李袋）

吳科长 好，老李，这次鋼軌任务不輕啊，現在计划訂立了就是法律，到时候完不成任务，可要受法律处分的！

李代表 那才好啦，到时候真要完不成任务，你代表成渝鐵路作原告，我作被告，我蹲法院，你給我送飯。

吳科长 想得倒輕松……哎，星期六別忘了把小波接来。

李递帽給吳戴上

李代表 好，这个小家伙，真难侍候，他上个星期六在这里正是我們压不出鋼軌来的时候，你猜他叫我干什么？他要我陪他到江边去摸螃蟹。（边說边走）

吳科长 叫你摸你就摸嘛！反正是星期六……（李、吳下）

外陈主任声：“大家都进来吧！”陈、丘奇、蔣凱、曹师傅、赵昆山、梁树云先后上

陈主任 （向內室）李代表！（未应）大家先坐吧！

丘 奇 （积极地）大家坐，大家坐，梁师傅，你請坐这兒！

梁树云 我就坐在这兒，这兒有风，凉快点。

曹师傅 （看自己的衣服）你看我滿身是油，坐在哪里呀！

蔣 凱 随便吧，这又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李代表不在乎这些。

曹师傅 不，不！还是坐这个好。（搬椅子坐）

馮管理員上

陈主任 馮管理員，請坐。

丘 奇 李代表來了。

李代表上

众 李代表。

李代表 大家坐，大家坐，梁師傅坐過來吧。

梁樹云 這兒一樣，听得見。

李代表 陈主任，你都給大家談了吧？

陈主任 談了一些。

李代表 你再給大家講講吧！

陈主任 好，各位班長同志們，今天政府叫我們在兩年之內完成成渝鐵路全部鋼軌任務，從明天起這個季度平均每天要壓一百八十根，下個季度平均每天要四百根，明年平均每天就要六百根，咱們車間情況大家都很清楚，你們都好好考慮考慮我們能完成還是不能完成，有什麼困難大家都提出來。

靜場片刻

丘 奇 我看李代表也不是外人，咱們有什麼就說什麼。陈主任，你先談談你的意見吧。

陈主任 不，大家談，大家談。

曹師傅 李代表，兩年修好成渝鐵路，一定了是不是？

李代表 是的。

曹師傅 從明天起咱們平均每天就要供應一百八十根鋼軌是不是？

李代表 是的，下一季度還要多，平均每天要繳四百根。

曹師傅 這個計劃，你都答應了是不是？

李代表 是啊！

曹师傅 哎呀！李代表，我可对你有个意见，这个计划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就是计划能完成，咱们也不忙先答应，（李笑，众亦笑）噯！李代表，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话。

李代表 你说，你说！

曹师傅 李代表，这个计划订的太高了。

曹师傅 前天晚上我作了个梦，梦见我们每天能压一百根，我就给乐醒了！

李代表 如果我们每天能压一百八，那你不是更高兴了？

曹师傅 （急）哎！那是做梦啊。李代表，一百八怎么也压不出来。我那个马力机呀！现在每分钟只能转七十转。要压一百八十根，那起码得多转二十转哪！

李代表 曹师傅，这你能作得到吗？

曹师傅 什么？多转？

李代表 嗯！

曹师傅 我从来还没有这么干过呢。

李代表 那你就试一试看！

陈主任 （慎重地纠正）李代表，马力机的安全系数是九十转。

丘 奇 李代表，现在底下的困难太多啦！

李代表 都有些什么困难呢？

丘 奇 这一下也说不完，比如，我们钢轨部新来的一批工人，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新工人，光能吃饭什么也不会！……

蒋 凯 是呀，李代表，我们整理班，昨天整理了一根钢轨，就压掉了两个手指头！

梁树云 ……怕掉手指头就别当工人。

蒋 凯 梁师傅，你这是什么态度？刚才陈主任还说过，叫我们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